

攀古小廬雜著

燈下讀韓詩外傳校議一卷畢精思入微迥非趙校  
所及惜所標五十六條僅刪存三十餘條

所刻金文拓本而多空白蓋未完工之刻印林摹寫  
金文並請予以擴古錄金文原稿中多印林摹本  
可見一斑

己卯臘月二十日記

上元宗氏咫園遺書己卯殘脫鐫者除  
金石書外寸楮未存矣江寧鄧氏寒廬山  
房殘餘羣籍日內尚有京蘇書估合夥  
議價不久將捆載而來多一次移轉即多  
一次損失且大半流入他國吾輩即有選購心  
如鸛鼠飲河不過滿腹文化之損失可勝計  
哉歲不盡九日景景葵減

攀古小廬雜著卷一

日照許

經傳說

僞古文尙書襲墨子誤斷句說

僞古文尙書割裂論語墨子及眞泰誓爲武城子小子既獲仁人一段泰誓中雖有周親一段闕百詩宋半塘王西莊論之詳矣瀚謂僞書不僅割竊並不識墨子句讀謹案墨子兼愛篇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尙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惟予一人此蓋祝辭乃有韵之文泰山有道句道卽謂隧也會孫周王有事句告以將有事而由此道也大事旣獲句獲得

也仁人尙作句作起也以祗商夏句祗安也商當作殷殷中也  
殷夏卽中夏也非謂夏商也作商不作殷者宋諱殷寫墨子者  
改之也蠻夷醜貉句言四夷也合上句總言以安中國四夷耳  
獲作夏貉四字爲韵古音在魚部親人人三字爲韵古今音皆  
在眞部僞書於武城則以有道曾孫爲句既獲仁人爲句於泰  
誓則取天視自我民視二語間斷雖有周親四句既失其句又  
失其韵矣

瀚又案僞書取裁墨子以成文痕跡顯然而墨子之言亦未  
可據武王伐紂會師孟津軍於牧野安得有事於泰山隨作  
僞者知其不合事實故屏棄泰山等字而唯攘其文字狡矣  
或武王初巡方東嶽告祭之辭亦可通去要非伐商時誓辭

也泰山疑卽步泰誓傳聞致誤■爲泰室泰山或因泰室致誤

書釋文校謄

書益稷釋文粉米說文作粉𪚩徐本作𪚩音米瀚案徐本作𪚩乃宋世校者之辭誤入釋文彼蓋謂徐鼎臣本作𪚩無𪚩字也說文𪚩在𪚩部𪚩在糸部本無𪚩字陸氏引說文當本是𪚩𪚩爲釋文者因𪚩从𪚩而𪚩亦誤書作𪚩是循鳳皇作鳳凰鉅鹿作鉅鑣耳校釋文者以陸氏在前恐其所見說文本異不敢輒改舉當時徐氏新校定本說文證其異同後人遂誤入釋文正文中矣釋文類此者尙多讀者宜詳審焉與他處引徐云徐某某反徐音某之爲徐仙民者不同集韻韻會皆以𪚩爲𪚩重文

蓋卽取之誤寫之釋文

大毛公名攷

大毛公名一見於陸元恪艸木疏一見於徐元固初學記二十  
一一見於邢叔明孝經序疏一見於王伯厚玉海三十八一見  
於漢藝文志攷證一一見於困學記聞三今并錄其文而折衷  
之

陸疏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  
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卿  
授魯國毛亨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以亨爲大毛公  
萇爲小毛公以其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趙鹿泉先生云案艸木疏卷末附載四家詩授受源流極詳

盡釋文序錄大段本之亦有序錄所未備者姚士粦謂其與  
漢書儒林傳相表裏是也陸既專主毛詩爲之作疏故于毛  
詩獨從孔子卜商原起授受之本以著正宗序錄載徐整云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  
授何閒人大毛公整亦吳太常卿與璣同時後先而所聞不  
同璣說卽序錄所紀一云者意似徐整爲正然兩毛公之名  
則徐未能詳序錄亦第于小毛公下附注一云名萇而毛亨  
世但言其見徐堅初學記不知實出陸疏中陸去漢甚近其  
非杜撰可知惜陶毛二氏之本訛脫已甚

謂陶宗儀說邵考  
毛晉陸疏廣要

困學紀聞之言讀詩記引草木疏以會申爲申公以克爲剋  
皆誤則宋槧已失之因一時之誤刊遂至後人之誤引而或

者以訾作者之失竇其所害蓋非淺鮮故子皆不憚詳校而  
是正之又經義考載王柏曰陸璣雖撰毛公相傳之序上接  
子夏而與釋文無一人合其僞可知今觀二書正無不合不  
知王氏奚以云然抑豈專謂其與徐整不合邪瀚案呂氏讀  
詩記引草木疏但作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  
無二毛公名不無可疑或呂氏略之乃因學紀聞三箋屠繼  
序謂讀詩記所引自可信今本陸草木疏後附四家詩源流  
則割裂正史儒林傳及釋文序錄爲之不知出何人手夫與  
釋文不合則疑其僞與正史釋文合則又疑其割裂爲之將  
如何而後不僞乎

初學記云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

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注云見毛詩正義

瀚案此與陸疏所述合注以爲出毛詩正義今正義本無之徐元固開元閒人所見正義白是原本攷新唐書孔穎達傳穎達等撰五經義訓百餘篇不無謬冗永徽四年詔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豈孔氏原稟有之而于張等刪之邪抑後世合併傳刻有脫佚邪魯國上比陸疏多漢人二字毛爲荀卿弟子自是周人爲小毛公師則亦得稱漢人然王伯厚兩引初學記俱無此二字恐後人加之小毛

公爲獻王博士二毛授受當在文景間文帝末年上數至周

末幾百年大毛公若以弱冠受詩荀卿至授小毛公時亦百

歲矣

此尙須考秦并天下至文帝末六十五年而荀卿及見李斯相秦

孝經序疏云毛詩自夫子授卜商傳至大毛公名享大毛公授  
毛萇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

瀚案元十行本疏作享闕本監本俱作亨亨享古同字邢氏  
孝經疏原本元行冲疏加以剪截此亦當爲元氏舊文元與  
徐元固同時惜未詳其所據爲何書耳

玉海云序錄子夏授曾申

原注草木疏云申公。瀚案此誤本耳元悋不如是謬也王氏似未見草

本疏此據呂氏讀詩記

曾申授李克李克授孟仲子孟仲子授

之觀同學紀問可見根牟子根牟子授孫卿孫卿傳毛亨亨授毛萇釋文徐整曰子

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  
間大毛公爲詁訓傳傳趙人小毛公

藝文志攷證云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  
人不言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  
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困學紀聞云經典序錄河間人大毛公爲詩故訓傳一云魯人  
原注失其名初學記荀卿授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

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

原注大毛公之名唯見於此

瀚案玉海既引序錄又引釋文其實皆陸元朗注解傳述人  
篇文也所引序錄卽陸氏一云以下說而稍約其文今釋文  
無大毛公名何也細釋釋文孫卿子傳魯人大毛公下接漢

書儒林傳云毛公趙人云云是方言大毛公旋引小毛公傳文似不屬疑本如玉海所引後乃脫佚耳然藝文志攷證困學紀聞引序錄皆言失名以爲毛公之名唯見於初學記又與玉海不合豈輯玉海時所據釋文獨完善而藝文志攷證困學紀聞因仍誤本釋文邪抑玉海所引或據古本類書轉引不必引自釋文邪

毛魯韓詩同出荀子同用子夏序攷

鹽鐵論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包邱子脩道白屋之下

瀚案包邱子卽浮邱伯浮邱伯傳魯詩而師荀卿然則毛魯同出荀卿也蔡伯喈習魯詩而獨斷所載詩序與毛序同或者以爲疑卽此觀之無足疑矣蓋序作於子夏傳至荀卿大

毛公與浮邱伯俱受業荀卿宜其序之同也韓詩序見於羣書者亦與毛序十同七八唐書藝文志韓序稱子夏作必有傳矣惟齊詩早亡其序無徵夫毛魯韓同序則序非衛宏作審矣魯詩自浮邱伯傳穆生穆生傳白生白生傳申公是荀子凡四傳而至申公申公始著訓故毛詩則荀子一傳大毛公亨亨卽著故訓傳再傳小毛公長與申公並世故毛詩義優其傳近也韓詩雖亡外傳猶存與荀子同者六十餘條韓固私淑荀子者也故其序亦用子夏竊意毛魯韓之於序猶左公穀之於春秋文字異同師授不一各自成家而其大槩則非有殊異也

駒駟辨

詩漢廣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株林乘我乘駒傳大夫乘駒箋六尺以下曰駒瀚謹案說文駒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駉从馬句聲驕馬高六尺爲驕从馬喬聲詩曰我馬維驕經典釋文於株林篇出乘驕二字釋云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於皇皇者華篇出維駒二字釋云音俱本亦作驕於白駒篇出白駒二字釋云馬五尺以上曰駒然則漢廣株林皇皇者華白駒四詩駒字皆驕之假借乃馬高六尺之稱毛云五尺以上就數之下言之鄭云六尺以下就數之上言之許云六尺則舉成數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駉六尺以上爲馬驕則六尺以下是驕稍次於馬非二歲之駒也驕駒音近而不同部驕屬有部駒屬侯部二部古音亦相通漢

廣駒與蕤韻株林駒與株韻皇皇者華駒與濡驅韻皆侯部  
字蓋作驕爲通韻而義明作駒爲借字而音順故古本作驕今  
本作駒也惟白駒篇首章駒與苗朝搖韻乃宵部字則駒當作  
驕不須假駒字爲之而釋文竟無作驕之本蓋亦如株林之乘  
驕爲後人所改而陸氏不及見矣獨角弓篇老馬反爲駒傳云  
已老矣而孩童慢之以駒喻孩童則是駒之本義耳

### 壹發解

召南騶虞壹發五豝傳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瀚案毛不解  
壹字而小雅吉日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傳云殪壹發而死言能  
中微而制大也據此毛釋殪爲壹發則亦當釋壹發爲殪壹發  
五豝猶言殪五豝耳

上林賦藝殪什注文  
賴曰壹發死爲殪

非一發而中五亦非

犯有五而發僅一也殪壹古通用書康誥殪戎殷禮記中庸作

壹戎衣其證也

王西莊先生尚書後案曰說文衣部殪古文作

殪二字易亂汪容甫先生述學別錄曰禮記壹戎衣康誥及左傳宣六年所引皆云殪戎殷殷衣鄭注已言之壹卽殪之誤也

是皆謂殪壹二字易誤瀚謂不必蓋分言之則曰發曰殪累言是誤殪从壹聲聲同者自相傾借

之則曰壹發其義一也鄭箋謂君射一發而翼五犯者戰禽獸

之命必戰之者仁心之至案傳言翼五犯以待公之發自是古

田獵之禮如此犯五而發一以爲仁似非帝王之仁且春田所

獲將以供祭燕區區一犯一殪庸足給乎

貍貓貉貉辨

詩伐檀有縣貍今傳貍獸名箋貉子曰貍爾雅貉子貍周禮地

官草人鹹鴻用貍注貍貓也爾雅貓子獾郭注貓豚也一名獾

方言獾關西謂之獾郭注獾豚也淮南子脩務訓獾貉爲曲穴  
齊俗訓獾貉得埤防弗去而緣高注獾獾豚也字林獾獸似豕  
而肥爾雅釋文說文獾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語曰狐貉之  
厚以居貉北方多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獾貉之  
類从豸亘聲獾獸也从豸耑聲讀若湍獾野豕也从豸種聲湍  
謹案鄭於詩之獾訓貉子於周禮之獾訓獾高於淮南之獾訓  
豚郭於爾雅之獾方言之獾俱訓豚而許則訓獾爲貉之類又  
不以爲貉子亦不以爲豚諸說何紛岐也此蓋有假借字有本  
字諸說固無不合也鄭以獾爲貉子狐貉之貉也貉爲假借字  
其本字當作貉爾雅作貉子獾其明證矣許以獾爲貉類蠻貉  
之貉也貉爲本字許云貉爲北方多種猶之蠻爲南蠻蛇種閩

爲東南越蛇種不以爲獸名也下卽次之以貍云貉之類是貍  
爲北方豸種之別種亦非獸名也或欲改貍下貉之類爲貉之  
類不知許若以貍爲貉類則當次貉字下不當次貉字下矣周  
禮之貍爲假借字其本字當作羆故鄭訓爲羆古亘羆耑聲同  
齊俗訓之貍亦假借字脩務訓作羆則本字也蓋自狐貉之貉  
羣書皆借用蠻貉之貉不知何時又造貍字以代貉而貉字除  
爾雅說文外幾無存者而貉貉亂又不識周禮之貍爲假借字  
而貍貉又亂幾令人無從別擇矣今爲表而出之貍蓋有三義  
說文以爲貉類其本義也爾雅詩箋以爲貉子引申之義也周  
禮注以爲羆淮南注以爲貍豚假借之義也至毛訓貍爲獸名  
其或以貍爲貉子其或以貍爲貉之假借則未可知而要與說

文豹類之猶無涉

先生如達解

詩生民先生如達傳達生也姜嫄之子先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瀚案毛訓達爲生蓋初生者難已生者易先生如達言姜嫄雖初生如已生者爾鄭訓達爲羊子則以達爲說文牽字說文牽訓小羊讀若達故鄭取以爲說正義釋傳云謂生易如達羊之生是誤以鄭義爲毛義也夫以子孫述其先人之生而云如小羊未免過褻古人雖簡質當不如是且牽之易生於他書亦無案據鄭義非也正義強毛就鄭益非也特訓達爲生則是先生如生頗費解說未必得經本意竊謂達卽通達之義如當讀爲而言初生而甚通達耳不知如爲借字

而求其義於達字是以岐也至臧玉林先生經義雜記

卷二據十七

初學記引說文牽爲七月生羔謂先生如達言后稷如牽之七

月生而謂上文誕彌厥月言無待滿其月以未滿十月而生懼

其難育故下言不圻不副無苗無害以美異之則岐而又岐矣

初學記所引說文今說文無之未知果許君本文否卽屬本文

其上文言爲五月生羔

爾雅未成羊爲羴俗呼五月羔爲羴

羴爲六月生羔其

下文孰爲羊未卒歲然則所謂七月生羔者亦猶豕部之穉爲

生三月豚豮爲生六月豚豕一歲豨三歲馬部之馬一歲駒二

歲馭八歲牛部之犗二歲犖三歲犢四歲耳豈謂其胎孕七月

哉況經文明言誕彌厥月而云言無待滿月不亦牽強之已甚

乎

驪駟辨

詩駟有驪毛傳豪駟曰驪說文驪駟馬黃脊駟馬豪駟也爾雅  
釋畜驪馬黃脊駟陸德明釋文駟音習說文作驪音簪字林云  
又音譚今爾雅本亦有作驪者玉篇驪駟馬黃脊駟驪馬黃脊  
又馬豪駟廣韻五十一忝驪駟馬黃脊廿六緝駟似入切馬豪  
駟又驪馬黃脊又駟爲立切馬豪駟集韻廿二覃驪馬豪駟曰  
驪五十一忝驪說文驪馬黃脊也廿六緝駟席入切說文馬豪  
駟也一曰驪馬黃脊又駟域及切馬豪也此脫駟字翰謹案諸說似  
紛岐而實不異蓋經書屢經傳寫字多假借字書則分別部居  
各還其本字本義毛詩之驪假借字也其本字當作駟故傳訓  
驪爲豪駟說文訓駟爲豪駟也爾雅之駟亦假借字也其本字

當作驪故爾雅訓駟爲驪馬黃脊說文訓驪爲驪馬黃脊也毛詩之驪卽說文之駟爾雅之駟卽說文之驪據說文以證兩經瞭如矣然毛詩之作驪爾雅之作駟皆由後人傳寫舛誤非兩經本然覃由鹹得聲古音屬侵部此部無入聲習古音屬緝部此部止有入聲而無平上去覃習二字古音不相近本不可以相假借自言四聲者起以入聲緝合盍葉怙洽狎業乏配平聲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而上去從之然後侵覃九韻無入聲者而有入聲緝合九韻無平上去者而有平上去而習居然爲覃之入聲矣習覃旣爲一聲則有書驪爲駟書駟爲驪者矣駟驪旣亂而明於四聲者且云此聲相近不以爲舛而以爲通矣而篇韻等書不能別正遂於一字之下兼繫兩義益使人迷惑其

實緝合九韵與優羣九韵自九經楚辭先秦而漢有韵之文從  
無合用者王懷祖先生江晉三先生辨之哲矣是故由四聲言  
之駟可爲驪驪可爲駟由古音言之驪必不可爲駟駟必不可  
爲驪也爾雅尙有作驪之本故校釋文者云今爾雅亦有作驪  
者凡釋文言今作某者皆後人校勘之不知作驪者正古本惜  
陸氏不曾見之而毛詩並無復作駟之本脫非說文明著其義  
犁然各當吾鳥從辨之哉至篇韵屢經增益非其原書玉篇驪  
訓驪馬黃脊用說文也駟訓驪馬黃脊又馬豪駟上用爾雅下  
用說文然玉篇根柢說文不當參以驪馬黃脊之訓此疑增脩  
者依爾雅加之也廣韵驪訓驪馬黃脊其爲立切之駟訓馬豪  
駟用說文也而似入切之駟則兼說文爾雅兩義亦似增脩者

依爾雅加之也集韻覃韻之駟用毛傳忝韻之駟用說文域及切之駟亦用說文至席入切之駟則先引說文一曰以下用爾雅義蓋亦沿襲玉篇廣韻而條理較爲分明故諸說雖似紛岐而悉心求之其源流自可指數也

攀古小廬雜箸卷二

經傳說

日照許瀚

韓詩外傳校議

孔子南游適楚章

韓詩外傳一之第三章自抽觴以授子貢授字至引詩漢有游女游字共三百六字本多脫去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本皆然其不脫者薛汝修芙蓉泉書屋本沈辨之野竹齋本毛子晉汲古閣本薛本每葉十八行行十八字每章首行頂格次行以下皆低一格故每葉實三百六字此章所脫乃薛本之第二葉也案孔叢子儒服篇平原君問于高曰吾聞子之先君南游過乎阿谷而交辭於源女信有之乎答曰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

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爲也宋洪氏容齋隨筆亦議之是此文  
久爲儒者所詢病不惜毀棄者已獨怪薛本旣脫此葉諸家展  
轉傳刻皆不之覺變薛本之行款而聽次其已脫之文抑何可  
笑也

何問婦人乎

趙味辛先生校本云御覽七十四引作何問於婢子列女傳同  
瀚案御覽引是也子與上文汜海韵如今本則失其韵矣蓋婢  
譌爲婦子譌爲乎人乃於之嬌字也讀者覺何問人婦乎不可  
通而乙傳之益失其真

客之行差遲乖人

趙校云句有譌御覽八百十九作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列女傳

同瀚案御覽引是也久與下文鄒子矣韵如今本則失其韵矣  
檮於吳市見黃蕘園孝廉所藏沈本前五卷係依元本校勘者  
元本與御覽所引悉合則今本之誤自明始也又案此章多韵  
語楚暑韵潭心韵汜海子韵風心音韵心琴韵楚浦韵久鄒子  
矣韵而風不讀豐久不讀九與古音部分合卽如孔叢子子高  
說起於近世亦周末之文也

不可休息

今毛詩作不可休息朱子詩集傳舊本休息下有注云吳氏曰  
韓詩作思故王浚儀詩攷序謂文公集傳不可休息從韓詩也  
案吳氏謂才老才老不及見韓詩當卽據外傳言之瀚謂此字  
韓毛本同自陸氏釋文主息字孔氏正義知當作思而不敢擅

改後世遂踵其謬近世學者皆信其當作思矣

獨惠氏九經古義謂息思通

而其致誤之由未明也謹案此由誤讀鄭箋之故箋云木以高其枝葉之故故人不得就而止息也人見箋有息字疑經文本有息字故見誤本而不敢改不知止息乃休字之訓大雅民勞迄可小休箋云休止息也是其明證矣說文休息止也爾雅釋詁休息也郭注勞苦者宜止息也郭注此分三義以接遲為游氣息勞苦句非專釋苦字也皆與鄭義同毛傳無訓者毛尚簡括往往後先互見疑乃重出全書之通例也大雅瞻卬休其蠶繼傳休息也毛義蓋見此鄭云止息申毛義也知鄭箋止息為休字之訓且其義本於毛則知毛經本非息字與韓適同而元明沖遠之疑亦可以釋然矣

降禮

韓詩外傳一傳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章君人者降禮尊賢而王趙億孫舍人校云降禮疑是隆禮瀚謹案此章本荀子天論篇文故人之命在天以下又見彊國篇君人者三句又見大略篇荀子三處皆作隆禮則降當作隆明矣又案漢書楊雄傳甘泉賦隆厥福兮文選作降厥福兮隆由降得聲同聲者相假借或亦不必改字也

枯魚銜索章脫文

韓詩外傳一枯魚銜索章瀚案此上有脫文說苑建本篇子路

曰負重道遠者

家語致思篇道作涉

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

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而爲親負米百里之外

親沒之後南游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願食藜藿爲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下枯魚銜索云云與韓  
傳略同惟無詩詞案說苑此文蓋卽采之韓傳韓引詩雖則如  
燬父母孔邇正對子路食藜藿爲親負米言之脫此數行則不  
知引詩之意何謂矣後漢書周磐傳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  
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章懷太子注韓詩曰汝墳辭家也  
其卒章曰魴魚轔尾王室如燬今本作燬後人依毛詩改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薛君章句轔赤也轔烈火也孔甚也邇近也言  
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  
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祿仕此韓詩義也  
以此證彼義正相符則說苑之言卽韓傳脫文明矣其閒文字

亦小有同異宜訂正焉霜露不凋使趙舍人校本作霜露不使  
云使上皆衍凋字說苑建本篤作不使今據刪案刪之是也凋  
使無解或欲凋斷句使屬下讀亦不可通且使與待韻以凋爲  
句則失其韻矣賢士欲成其名說苑作賢者欲養案此言養親  
非言成名當依說苑改作賢士欲養家貧親老二句說苑上有  
故曰二字下有也字乃應上文之辭韓傳既脫上文讀者不知  
因刪棄之矣今當依補此當與說苑同者也忽如過陳文選古  
詩十九首忽如遠行客注引作忽如過客陳與索隱爲韵客亦  
爲韵蓋韓本作客說苑作陳家語亦作陳後人因以改韓傳耳  
不擇官而仕說苑官作祿案此語又見本書一之弟一章七之  
弟七章字皆作官則是說苑作祿韓傳作官也脫文中祿字亦

當改官此當與說苑異者也引詩王室如燬當依詩攷所引後漢書注改作焜說文引詩亦作焜而燬別爲字焜燬音義同得通用也

俟我乎城隅 搔首踟躕 悠悠我思

韓詩外傳一傳曰天地有合章引詩俟我乎城隅說苑辨物篇同今毛詩平作於王浚儀詩攷未及案乎於通用俟我乎城隅與俟我乎巷俟我乎堂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淇之上遭我乎穽之間句法一例則作乎爲長若俟我於著乎而三章皆用於字則以下用乎而故上用於字避之與此又別城隅毛刻作城隅或疑筆誤然攷詩抑維德之隅漢酸棗令劉熊碑作惟德之隅隅同禺聲得相假借毛所據或善本搔首踟躕

各本同案文選注十五十六引韓詩並作躊躇則外傳亦當作躊躇今本作踟躕蓋依毛詩改非其舊矣其本字當作踟躕說文踟躕也踟踟不前也踟躕踟躕皆後起字二字別體極多師傳不同耳悠悠我思說苑作遙遙我思劉子政固述韓詩此章又全采外傳則外傳當亦本作遙遙矣遙後起字其本字當作搖

是故稱之日月也

句不可解說苑作甚焉故稱日月也是卽甚字之譌甚譌爲是又刪焉字增之字以遷就其語而益不可通矣當依說苑改正

湯火

韓詩外傳一仁道有四章廉潔直方疾亂不治惡邪不匡雖居

鄉里若坐塗炭命入朝廷如赴湯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嘗  
疾亂世而輕外弗顧弟兄以法度之比於不祥瀚案湯火當作  
火湯湯與上文方匡下文嘗兄祥爲韻互倒則失其韻矣

晉文侯 自拘於廷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

韓詩外傳二晉文侯使李離爲理

今本作大理趙舍人侯過聽  
御覽二百三十一引刪

殺人自拘於廷藝文類聚四十九引晉文侯作晉文公案史記  
循吏傳亦作公新序作晉文公反國明是五霸中之晉文則作  
公是也自拘於廷作自拘於廷尉案廷尉秦官也與春秋時不  
當且廷尉卽大理離身爲理又何有廷尉者乎疑後人不知理  
與廷尉爲一官見歐引此在廷尉類因增尉字非歐書之舊也  
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史記作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新序

作理有法失生卽生失殺卽死案史記新序並法字斷句此亦  
當爲法句失刑則刑句失死則死句今本則刑二字誤倒則死  
上又脫一死字耳不然答亦刑也刑失則死將理誤答人而卽  
死法不已儼乎顧目藝文類聚引同今本則其誤已久御覽引  
作法失則刑失則死亦誤然法下尙餘八字文雖舛錯而  
字數猶可尋也

### 脫文

韓詩外傳二之第廿二章昔者桀爲酒池糟隄云云末引詩曰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第廿三章伊尹去夏  
人般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饒事晉哀公而不見  
察云云末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獨

未引及適彼樂郊伊尹去夏入殷三句伊尹田饒介子推平提  
乃冠諸田饒章上而伊尹事出其前又不見介子推事蓋有錯  
簡脫文嘗讀新序而得之矣伊尹事見新序刺客田饒事見新  
序雜事五而節士篇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章詳子推事末  
引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與伊尹田饒  
二章詞色一律疑新序采自韓傳分隸各篇而韓傳則三事統  
爲一大篇也謹次其文於左并校覈同異刊正譌誤俟識者詳  
審焉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

殷燕山三字爲前舊誤在

田饒事上

今移正 昔者桀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而牛飲者三千

億

孫舍人曰新序刺客篇作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此有脫文瀚  
案趙校是也新序節士篇亦云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卽足以

望七里一鼓而羣臣皆相持而歌尚書大傳一本持作江水清

兮丹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毫尚書大傳毫亦大兮本多作

之黃從誠毛子晉本作兮案元趙新序作薄毫亦大兮

惠孟子箋義引正作兮與伏劉合又曰樂兮樂兮四牡騤兮

原曰騤當從六轡沃兮去不善兮從善舊說從字趙應引有之

不善而何不樂兮伊尹知大命之將至沈黃毛本舉觴造榮曰

君王不聽臣言大命至矣亡無日矣榮拍然而抃新序抃作

諸本拍作相瀚案拍相皆謗當作相摺借為囿囿出氣詞也俗

通作忽疾也輕也說文木部朴相高也段氏注改相作相晏子

春秋望之相相然王氏讀書雜誌曰相富為相說文相高兒从

木囿聲相與相字形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摺故相謗為相二

說足證嗑然而笑尚書大傳新序嗑作啞說文啞笑也嗑多言

此誤天地篇嗑然而笑釋文嗑笑聲也本又作嗑瀚案說文嗑咽也

字林嗑笑聲啞訓笑引申之為瘡嗑訓咽引申之為笑其說一

下猶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於是伊尹接履而

趨遂適於湯湯以為相新序作湯立為相下云故伊尹可謂適

彼樂土爰得其所矣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適彼樂土沈黃

並作樂土樂土非今本毛詩亦然蓋古自昔者桀為

人書重句或作連點遂誤讀耳下同酒池糟隄至

此舊誤在伊尹去治要無此二

夏入殷前今移正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字案新序有

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事類賦鵠篇作黃

也田饒各本無治要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各本作首據治要

注事類賦引改藝文初學記文選

新序亦作頭戴冠者文也足傳治要新序同別本及羣書

者武也敵在前敢闖者勇也見各本作得據治要初食相告藝

文選注事類賦引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此與上見食相告下

作呼新序亦作呼各本俱無者字據治

要藝文初信也雞雖各本無雖字據治要藝有此五德君猶曰

學引補文初學引補新序亦有

論日論治要作烹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

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鼈啄君黍稷文選注事類賦引作稻梁新序作菽

粟無此五德者各本無德字據藝文引補君猶貴之者何也各本無者何也三字據治要引

補以其所從來者遠也各本也作矣據治要藝文選注事類賦引改臣將去君黃鵠

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各本無之字據治要文選注引補二書無將字新序同

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各本蔭作陰據治要引改新序同

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為各本脫為字據治要引補新序同遂去之燕

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此與下大息各本大俱誤大據治要引改國無盜賊哀

公新序有閭喟新序作慨然大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

其前而悔其後案前高瞻豐上激下章引此為孔子語何可復得詩曰逝將去汝

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新序引詩適彼樂土詩詞下有春秋曰少長於君則君輕之此

之謂也十五字晉文公反國酌士大夫酒召舅犯而將之召艾陵而相

之授田百萬介子推無爵事兩見說苑復恩篇一作介子推一

宋葉大慶攷古質疑謂雖向惑於多聞而不知筆削遂載之誤

以為舟之僑事說未盡當然足徵其誤已久矣上條語意多水

左傳下條則與新序略齒而就位觴三行介子推奉觴而起曰

同事又見琴操文異有龍矯矯將說苑兩條並失其所有說苑上條作一蛇從之周流

條作徧天下說苑上條有龍飢無龍既入深淵說苑兩條並得

其安所說苑上條作安其壤土又多四蛇入蛇脂盡乾獨不得

甘雨說苑上條作一蛇無穴號於中野下條作一蛇耆乾獨不

得其所者讀曰脂上條從者縣書之言下條子推自歌故

詞意此何謂也文公曰嘻是寡人之過也吾為子爵與待旦之

朝也吾為子田與河東陽之閒說苑下條作子欲爵雅請待旦

日之期子欲祿邪請今命廩人

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謁而得位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廉

士不受也

說苑下條作請而得其賞廉者不愛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

文公曰使我得反

國者子也吾將以成子之名介子推曰推聞君子之道為人子

而不能承其父者則不敢當其後為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者

則不敢立於其朝然推亦無索於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

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為之辟寢三月號呼甚年

說苑下條作文公求之不得終

身請甫田之詩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郊適彼樂郊誰之永號此之謂

也自晉文公反國至此新序文疑為韓傳脫文特補於此新序此下尚有文公待之不肯出來之不能得以謂焚其山宜出

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从數語疑子政補綴之詞非韓傳文上既言求之不得號呼甚年矣豈焚山又在甚年後乎且上二事

並引詩而止此亦當然不應引詩之後又敘事也今不錄

或曰子以新序補韓傳有確據乎曰無有曰無據何補也曰

竊嘗反覆其文得數證焉伊尹去夏入殷三句總提下舉三

事分疏合之乃文義完備一證也伊尹去夏入殷三句今本誤冠田饒事上述田饒事何須上及伊尹下及介子推且白羣書治要藝文類聚初學記文選注事類賦引田饒文並無此三語新序亦無之其原不在田饒事上可知二證也伊尹事引詩適彼樂土田饒事引詩適彼樂國介子推事引詩適彼樂郊按之詩文次序恰合三證也以世次論介子推應在田饒前傳詩者義主於詩樂土樂國本無異義樂郊章屬之子推則以號呼期年與誰之吼號相牽故略其世次以就之四證也伊尹事上有昔者二字田饒介子推事上無之介子推事引詩下有此之謂也四字伊尹田饒事下亦無之顯爲一首一尾五證也田饒事云事魯哀公而不見察介子推事

亦云爲人臣而不見察於其君田饒事云吾將書子之言也  
介子推事亦云吾將以成子之名田饒事云避寢三月介子  
推事亦云避寢三月伊尹事有江水四牡二歌介子推事亦  
有龍蛇之歌詞意比附顯爲一處文字六證也曰新序述伊  
尹事無引詩詞何也曰新序義主刺奢此段與紂爲鹿臺魏  
王將起中天臺齊宣王爲大室相比書之他書無引詩語故  
此亦不用詩語取相類也伊尹事亦見尙書大傳然與新序  
文絕異則新序固采自韓傳矣且其末云故伊尹去夏入殷  
殷王而夏亡非卽取總提三句中語乎是亦一證也曰田饒  
事韓傳引詩適彼樂國新序引詩適彼樂土何也曰韓傳三  
事比書故以詩三章分屬新序分隸各篇而樂國樂土並無

異義無緣必用詩之第二章故易從首章也韓傳雜采書傳  
爲之新序亦雜采書傳爲之韓傳義繫乎詩故比其事以證  
詩新序篇自爲義故分其事以隸各篇如韓傳六論先生先  
醒章則比楚莊宋昭郭君三事書之新序則以楚莊事隸雜  
事一宋昭事郭君事隸雜事五是其例也總之新序與韓傳  
文略同者縱不采自韓傳亦必與韓傳所采同出文同而未  
有詩辭則確采自韓傳也所愧間見寡陋羣書中未見引子  
推事作韓傳者如有之則真確證矣

韞邱

韓詩外傳二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  
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翰案韞邱卽宛邱說文無韞字

其本字當作蘊說文蘊積也从艸溫聲春秋傳曰蘊利生孽而俗又變作蘊今書傳相承多用蘊字蘊宛音義同假借通用荀子富國篇使民夏不宛暘楊倞注宛讀曰蘊暑氣也詩曰蘊隆蟲蟲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注怨讀爲蘊言雖富有天下而無蘊蓄私財也家語作無宛古蘊宛通爾雅陳有宛邱注今在陳郡陳縣詩陳譜封嬀滿於陳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又云太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詩序宛邱刺幽公也荒淫昏亂游蕩無度焉此傳云陳之富人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正其遺俗矣故知韞邱卽宛邱也毛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爾雅宛中宛邱釋文宛施於阮反孫云謂中央汙也郭於粉反謂蘊聚隆高也翰案孫

云中央汙同毛詩說李巡及劉熙釋名亦同此說宛讀如字郭  
讀於粉反則讀宛爲藕故謂藕聚隆高郭蓋用韓詩說也

冬不數浴 夏不頻湯

韓詩外傳三能制天下章是以冬不數浴非愛水也夏不頻湯  
非愛火也明刻舊本多如此惟沈本毛本作夏不數浴冬不頻  
湯趙仍舊本校云冬夏二字毛本通津本俱互易御覽五十九  
亦引作夏不數浴周從毛本校云呂氏春秋夏不衣裘非愛裘  
也煖有餘也冬不用襲非愛襲也清有餘也意亦與此同案意此不  
同周說誤瀚謹案冬夏互易是矣而湯字之誤未正也湯當作煖說  
文煖炙燥也从火易聲湯煖形近又涉孟子冬日則飲湯之文  
而誤上文云養有通過則不樂夏養主清故浴冬養主煖故煖

數浴則過故不數浴類煬則過故不類煬浴以水故云非愛水  
煬以火故云非愛火管子禁戒篇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原注  
濫謂泛冰於水以求寒所謂濫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爲不適於身便於體  
也管子不適故於冬言濫於夏言煬韓言養有適故於夏言浴  
於冬言煬煬非夏所適卽冬所適矣意不同而詞可互證也藝  
文類聚八引此正作夏不數浴非愛水也冬不數煬非愛火也  
又盧本尙書大傳補遺亦有此四語與藝文所引韓傳同未詳  
所出然足證湯之當爲煬矣類字藝文及盧補大傳並作數類  
數義同兩通

轉尸

韓詩外傳三太平之時章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尸沈辨之野竹

齋毛子晉汲古閣本如是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諸本並作轉  
壑趙億孫舍人板本作尸注云本或作壑周霽原明經校本作  
壑注云本或作尸瀚謹案作尸是也尸本字當作屍漢書功臣  
表死爲轉屍應劭注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鹽鐵  
論通有第三大夫曰今吳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勝用而曹衛  
梁宋采棺轉尸文學曰王者禁溢利節漏費溢利禁則反本漏  
費節則民用給是以生無乏資死無轉尸也注云轉棄也文子  
上仁篇亦云生無乏用死無轉尸皆其明證也薛汝修芙蓉泉  
書屋本尸譌作尺然足證其本爲尸字矣

尸屍蓋轉注字屍爲尸之屬許祭酒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  
受者也此類字世多目爲假借瀚謂假借王乎聲說文屍从

尸从死而不言尸亦聲則屍雖與尸同音而非諧尸聲猶考  
雖與老同部而非諧老聲也尸陳也屍則死者在外之稱在  
牀亦陳也尸主也屍爲終主言終者以是爲主終故以死主  
故从尸也尸屍義皆爲陳爲主故屍可作尸總之聲同而字  
可相代者爲假借義同而字可相代者爲轉注至以初哉首  
基之訓始爲轉注則顯與建類一首之誼遠抑又非矣

吟口

韓詩外傳三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瀚案  
此本荀子不苟篇文楊注云吟口吟詠長在人口也說施作盜  
跖凶貪楊義殊涉穿鑿其引說苑在說叢篇貪吟聲同凶口形  
近蓋亦不自安其義而疑有轉寫之誤故引異文以明之耳案

後漢書列傳廿四梁冀傳口吟舌言注云謂口吃不能明了吟  
口蓋卽口吟吟乃吟之假借說文吟口急也呂氏春秋重言君  
哇而不吟注吟閉太元經元難吟則凝形注吟猶翕也又元衡  
注吟不通也義又與噤通說文噤口閉也段茂堂先生注云史  
淮陰侯傳雖有鼻禹之智吟而不言此假吟爲噤也又與瘖通  
說文瘖不能言也廣韵瘖瘖啞文子曰皋陶瘖禮記王制瘖聵  
瘖聵正義瘖謂口不能言國語晉語瘖瘖不可使言注瘖不能  
言者素問奇病論注瘖謂不得言語也又與暗通說文段氏注  
云暗之言瘖也謂喉極無聲後漢書童恢傳注暗疾不能言也  
吟吟噤瘖暗古音同部故義俱可通楊注以吟字本義解之宜  
其鑒矣或謂吟口當據說苑改爲貪凶

郝蘭泉先生荀子補注  
曰今案吟口說苑說叢

篇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遂爲吟口楊氏據誤本作  
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三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  
久楊氏所以深  
信而不疑矣  
瀚謂荀韓古籍不應同誤況口吟之義明著漢

書乎韓在劉前未必劉所據荀子本卽勝於韓然則說苑自作

凶貪未可據以改荀韓也  
莊子雜篇云貳之爲人也辯是以飾  
非又云聲如乳虎又云音中黃鐘雖

爲言或則有傳如此則非口吟者矣俞理  
初孝廉曰黃鍾音最濁蓋亦不能明了

## 脫文二十二

韓詩外傳四哀公問取人章周書曰爲虎傅翼也不亦殆乎瀚

案此有脫文後漢書翟酺傳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李注引韓詩

外傳曰無爲虎傅翼將飛人邑擇人而食夫置不肖之人於位

是爲虎傅翼也自是字以上二十二字皆此處脫文當補周書

曰下  
楊子法言淵零篇酺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宋咸注  
引韓詩外傳云無爲虎傅翼將飛人邑擇人而食是宋景

祐開猶未脫也

其引周書見寤微解第三十一今本作無虎傳翼將飛人宮擇人而食得此可證周書無下脫爲字宮爲邑字之譌又韓非子難勢第四十周書曰母爲虎傳翼將飛入邑

宋乾道本脫將字

擇人而食之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爲虎傳翼也文義與此尤相符合可以互證而韓子食下有之字不肖下無之字得此證之知食下之字卽不肖下之字一衍一脫也

### 雖神龍化

韓詩外傳五首章雖神龍化薛來芙蓉泉書屋本及程榮胡文煥唐琳鍾惺各舊本並同獨沈辨之黃從誠毛子晉三本作如神龍變化趙校從之周校從舊本注云雖一作如翰案作雖神龍化者是也雖當讀作唯說文雖從虫唯聲雖唯古同聲通用

詳阮協揆經籍纂詁  
王尚書經傳釋詞

唯發語詞雖神龍化言唯神龍化也說文

龍字注云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

天秋分而潛淵此說開雖之人義近之故曰唯其神如龍之化

也本書九昔者范蠡行游與齊屠地居

句疑有誤

奄忽龍變仁義沈

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龍化猶言龍變矣沈黃毛本作如神龍

變化語義殊近淺俗且幽幽冥冥六句以藏行章爲韻皆四字

句獨此句改爲五字亦不類

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其衣冠言行爲已同於世俗而

不知其惡也 脫文十九字

韓詩外傳五造父章案此章采荀子儒效篇文右六句諸舊本

皆同獨沈辨之毛子晉本其衣冠其字誤作眞趙億孫舍人校

本述增眞字於其字之上屬上爲句注云眞字唯毛本林本通  
津本有而無下其字其衣冠言行爲句趙刪言字注云荀作繆  
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然後接  
此句是其字不可省今本行爲上有言字從荀刪爲荀作僞荀  
子一書凡僞多卽爲字義周霽原明經校本而足亂世句作而  
不足於亂世注云本皆脫不於字今從荀子楊注校補與儒效  
以足亂世術爲句者異術謬學雜句下注云術字荀屬上句而  
雜下苟有舉字其衣冠言行爲句則以言行斷句而以爲字屬  
下句注云言行苟作行僞恐非瀚謹案趙刪言字解荀子僞字  
當矣而補眞字則甚非周補不字於字

明唐玉林校本云一本  
作略法先王而不足於

亂世案唐所傳一本與楊  
係所據本合蓋古本也

以術謬學雜斷句當矣

瀚疑荀子本  
如此斷句與

字或衍文或屬下爲句亦通而不刪言字反議荀子行偽則甚  
楊注失其讀非荀韓有異也  
非前三句當依周校後三句當依趙校而猶未盡也謹案此有  
闕文荀子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楊注  
云韓詩外傳作不知法先王也明韓詩外傳亦有此文特後作  
先爲異耳然則術謬學雜下補舉不知法先王而壹制度不知  
隆禮義而殺詩書十九字方與楊注合趙氏不悟此有關文顧  
於下文法先王句下注云荀作法後王楊倬云外傳作先王不  
思楊所引果係此句則當就下文法後王句下爲注何乃注於  
不知法後王句下邪

一朝之白 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

韓詩外傳五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爲臣荀子

作天下爲一諸侯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  
爲臣案當從荀子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之白詩曰周  
雖舊邦其命維新可謂白矣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明沈氏  
野竹齋本毛氏汲古閣本作則舉錯定於一朝之閒引詩詞下  
無可謂白矣句及謂字瀚謹案沈毛非也此本荀子儒效篇文  
彼作一朝而伯伯白古通用說文伯長也從人白聲風俗通伯  
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白虎通伯者白也獨斷  
伯者白也明白於德公羊傳隱元年疏引春秋說伯之言白明  
白於德吳越春秋白喜卽吳太宰伯嚭漢鏡銘白牙單琴卽伯  
牙彈琴也一朝之白之字誤當依荀子作而舉錯而定與一朝  
而伯爲對文若作之則定字屬下讀文不成義矣楊倞注荀子  
讀伯爲霸案霸之本義爲月初生經典相承多以魄代霸而以

霸爲王霸字實卽伯之假借楊頤以假借字易本字舛矣韓君  
則直讀爲白義取顯白故引詩其命維新以明之可謂白矣言  
可謂顯白矣傳者自斷之辭謂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上謂猶  
言也推詩人之意如是也諸本私改私刪皆由不解白字之故  
梅本古文尙書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  
臨允于四方顯于西土正是白字之義

錯簡

韓詩外傳三末章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類

羣書治屬而見  
要作闕

治要作知天道者

今本無者  
依治要增

非目能見

今本作視  
從治要改

乎千里之前非耳

能聞乎萬里

今本作  
千里

之外以己之度度之也

今本脫  
此句

以己之情

量之也已欲衣食焉亦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欲安逸焉亦知  
天下之欲安逸也已有好惡焉亦知天下之有好惡也此三者

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者也

今本作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已惡勞

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已惡哀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

足也知此三者聖王之所以不降席匡天下今並從治要引

故

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饑渴苦血氣寒暑動肌膚

氣困寒暑動肌膚困又或誘同案處困二字蓋後人妄加饑渴

能苦民之血氣寒暑能動民之肌膚故下文云四者民之大害

四謂饑渴寒暑也讀者不得其義加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大害

處困二字斷為四句以當四者謬矣

不除

今本

未可教

治要

御也四體不掩則鮮仁人五藏空虛則

無立士

治要此下有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

寒乃可御以禮矣三句餘文未引

故先王之法天子

親耕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

案四體以下皆分承饑渴

寒暑言之足徵處困字為

後人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卷五弟廿三章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教御以禮義

矣詩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百禮洽則百意遂百意遂則陰陽

調陰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清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羣生寧如是而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於燦王師遵養時晦言相養之至於晦也

論議案右二段本爲一章並在第五卷內羣書治要引上段在智如泉原章下蓋有青而絲假之章上可證則無立士句下治要有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乃可御以禮矣三句卽下段之首三句尤本爲一章之明徵矣今試取二段比而讀之上言未可教御也下言則可教御以禮義矣上言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者下言是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啻符節之合蓋上段偶脫簡讀者不得其處誤訛版

心卷五爲卷三因增三卷之末耳竊疑其當合爲一章苦無明  
據今讀羣書治要所引乃確然不疑

吾語子

韓詩外傳六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  
智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  
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 四庫書提要云吾語汝  
一條起無所因疑有缺文瀚謹案此語始於周公孔子述之荀  
子述之韓又述之後劉子政說苑亦述之說苑敬慎篇云高下尊  
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速無以先人剛毅勇  
猛無以勝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  
讓然後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

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上半全同此文下半

是周公語見本書三

其文曰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士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

卑者貴人眾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

說苑敬慎篇亦有

之

文同韓傳惟守之皆作而守寬裕作廣大廣大作博裕善孔作益智作廣案作益作廣是也當依說苑訂韓傳之誤

子述之見本書八

其文曰故德行寬裕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之以

卑者貴人眾兵強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說而守之以淺者不溢

乃論周公之

諫及之孔子觀欬器又述之見荀子宥坐篇

其文曰聰明聖智守之以愚功被天

下守之以謙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淮南子道應訓亦有之文小異家語三恕篇亦有之文同惟撫世作振

世本書三

其文曰德行寬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廣大者守之以儉祿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眾兵強者守之以畏聰

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聞強記者守之以淺

荀子述之見非十二子篇

其文曰高上

人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

蓋即韓

傳此文所本比諸書觀之說苑所載特爲詳備他書或及其上半或及其下半今據說苑下半既顯爲周公之言則上半亦周公之言可知矣案周公此語乃伯禽封魯周公誡之也荀子堯問篇載伯禽將歸于魯周公謂伯禽之傳云云有吾語女句尙書大傳亦云伯禽封於魯周公曰於乎吾與女族倫案與語然假借字則韓傳此文本出荀子非十二子篇而又追述荀所從出溯及周公之誡伯禽故有吾語子之文而上下文或猶有闕佚也又案荀子非十二子篇有云吾語汝學者之鬼容吾語汝字亦無所因或疑古人著書傳授弟子常語然傳授之詞必由己出此則引述前人之言不應徑云吾語也

脫文八

雖知必讓然後爲知荀子作雖能必讓然後爲德瀚案荀韓蓋互有脫文兼之乃備說苑作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爲之可證

命也我歌子和若

韓詩外傳六孔子行章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爲陽虎則非某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說苑雜言篇家語困誓篇命也下俱有夫字下句說苑作由歌子和汝家語作歌子和汝趙舍人校本孫伯淵先生孔子集語並從說苑改作由歌子和若周明經校本作子歌我和若注云諸本子我二字文倒瀚謹案此校皆非也此當依說苑家語於命也下補夫字下句依家語改作歌子和若今本我字蓋卽夫字之譌歌下子字乃

子字之譌歌子和若者卽詩鄭風倡子和汝也陳琢軒先生韓詩外傳疏證引家語作由歌子和汝與說苑文同恐係私改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引家語正作歌子和汝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章

韓詩外傳六末章羣書治要引此在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章之下宋燕相齊見逐章之上趙簡子宋燕二章在今本第七卷然則此章亦本在第七卷中偶因脫簡讀者不得其處誤附第六卷之末耳今亦無從定其弟之先後而盍胥之對晉平公與陳饒之對宋燕事頗相類姑依治要移置宋燕章上可也

盍胥

趙校云文選注凡四引皆作盍胥說苑作舟人古乘新序雜事

一作固桑漢書古今人表同瀚案盍蓋音義同通用羣書治要  
藝文類聚九十引亦並作蓋王浚儀姓氏急就篇注引作盍是  
唐本作蓋宋本作盍也說苑古乘乃古桑之譌藝文引韓傳下  
有注引作古桑

無患乎無士也

治要藝文引並作何患於無士乎

是用不集

治要引集作就與王浚儀詩攷合是唐宋本皆不誤今本皆作  
集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集就義同而音異作就則與詩上下  
文猶咎道字同部作集則與猶咎道字不同部須轉其音以合  
之毛傳集就也破集爲就以訓故正音讀也

仕齊爲吏

韓詩外傳七曾子章故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瀚案藝文類聚二十初學記十七引皆作初吾爲吏祿不過釜歐引過作及無仕齊字案無仕齊字是也本書首章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禮記檀弓曾元稱曾子爲夫子鄭注云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孔氏正義卽引韓詩外傳爲證然則曾子親沒之前未嘗仕齊此仕齊字蓋後人所加當依歐徐二書所引刪正或疑齊卽莒字之譌案仕莒得粟三秉秉十六斛三秉則四十八斛此云祿不過釜釜六斗四升耳卽如今本作祿

不及鍾釜釜十則鍾才六斛四斗與三秉之數甚相縣殊以此證之知非莒謬也

鶴鳴于九皋

韓詩外傳七孔子困於陳蔡之間章引詩諸本皆同唯明唐玉林琳校刊本作鶴鳴九皋無于字何燕泉先生家語注引韓詩外傳亦無于字然則此無于字本明嘉靖天啓閒猶存也錢竹汀先生十駕齋養新錄一引臧在東先生語博徵史記論衡風俗通文選初學記白帖後漢書注文選注及賈昌朝羣經音辨引詩並無于字以證毛詩本無于字謂北宋人尙見古本養新錄注墨中溶云說文鶴字下云鳴九皋聲聞于天似亦引詩而無于字東塾云蜀志秦宓傳引詩亦無于字瀚案類書所引多即蜀志文說文繫傳鶴字下今觀何唐二公所據外傳是韓詩亦本又通論引詩並無于字

無于字今本毛詩韓詩外傳皆有于字者自唐石經有于字後人因以改毛詩又因以改韓詩外傳耳羣書引詩無于字據今所見猶十許處而王浚儀詩攷不載蓋深知其爲石經之誤故不以爲異文也

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

韓詩外傳八宋萬與莊公戰章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春秋莊十二年公羊傳作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趙舍人校云公羊傳爾虜焉故爲一句魯侯之美惡乎至爲一句惡音烏此文出公羊必本與之同疑後人妄改之新序作爾魯之囚虜爾何知瀚謹案公羊是此傳及新序皆有誤萬爲魯虜畏服魯公故斥之曰爾虜焉故不然虜豈卽不知美惡乎且閔公與魯莊

比美萬亦僅侈言魯君之美何言焉知美惡乎

乃止播耳

韓詩外傳八孔子燕居章閭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  
兮趙舍人校本及孫開如先生孔子集語作乃止播兮並云從  
楊本其所据楊本瀚未之見案作兮是也

兮州書作多耳州此書作弓形近易誤

語以棺播遷爲韵韵下語助字必從同韵語通例也播韵棺遷  
乃其本音說文播从手番聲楚詞九歌丑芳椒兮成堂洪氏補  
注丑古播字瀚案說文古播字作齡丑乃古番字非古播字楚  
詞假番爲播古番播同音也周禮大司樂播之以八音鄭注播  
之言被也故書播爲藩杜子春云藩當爲播讀如后稷播百穀  
之播尙書大傳洪範五行傳播國率相行事鄭注播讀曰藩藩

國諸侯案鄭訓播爲被古讀被如波是鄭讀播如今音而故書作藩其注書傳亦破播爲藩古藩播同音也後漢書九獻帝紀宣播李注獻帝春秋播作璠古璠播同音也史記列傳廿四賈誼傳大專槃物兮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同義古槃播同音也番也藩也璠也槃也皆與棺遷同部故知播與棺遷爲韻學者不知播字本音斯不知與棺遷韻不知爲韻斯今譌爲耳而不覺矣播之義爲轉以手轉物故从手義與反相近本音既索本義亦湮羣書播轉字或借作緇作幡作翻不知緇冕也幡書兒拭觚布也咸非其本義翻說文新附字非古所有也

子賢不過舜而賢瞽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

韓詩外傳八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  
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  
桀紂伐藝文類聚二十引此作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馬卧廬  
先生詩傳略攷云案韓詩外傳乃狐卷子論父賢子賢皆不足  
恃也以放字及下文誅伐字推之疑拘字乃韓詩外傳舊文矣  
翰謹案趙絳長短經難必篇引狐卷子此言亦作拘又反經篇  
引慎子云父有良子而舜放瞽瞍桀有忠臣而過盈天下羣書  
治要載慎子知忠篇有之韓非子忠孝篇亦云瞽瞍爲舜父而  
舜放之然則古書傳中有拘放瞽瞍之事故狐卷子慎子韓非  
子言之略同而歐趙引之不駭也乃羣書治要八引外傳亦作  
頑疑後人據誤本外傳妄改抑或唐初卽有作拘作頑二本矣

下兄賢不過舜而象做做字亦與不足恃意不符似當作放放見孟子疑後人怪其與丹朱放複又習知象做之文意爲做放形近之譌而改之

弟子識之足以識矣

韓詩外傳九孔子行章孔子語瀚案此本作弟子識之足以識矣識誠形近傳寫誤舛說苑敬慎篇作弟子記之足以爲戒也記識戒誠古者義同通用則韓傳本上識下誠明矣宋薛氏據孔子集語引上句正作弟子識之

脫文十九

韓詩外傳九孔子出游少原之野章宋薛據孔子集語引末多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皆不忘故之謂也十九字瀚案

薛所據本是也文選古詩十九首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李

善注亦引韓詩外傳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言不念本

之謂也

此言字誤當作皆鹽鐵論四未通篇故代馬依北風飛鳥

皆不念本之謂也鹽鐵論注與此正同惟揚作棲故作本為小

引韓嬰曰者即韓詩外傳文異耳又宣德皇后令注引代馬依北風句後漢書班超傳注引

代馬依北風飛鳥揚故巢二句皆謂出韓詩外傳則其為韓傳

脫文無疑蓋後人訝其所引非三百篇之詩而妄刪之不知韓

君說詩自有內傳其外傳或引易

見二之七

或引書

見八之

引禮

見四

或引論語

見五之三十三六

或引傳

見九之

或竟不

引詩不必拘詩本義並不必盡為詩發也後漢書注文選注皆

節引未知所繫故趙億孫舍人校外傳僅采代馬依北風句入

補遺中幸薛氏全引其文可據以復舊

戎山

韓詩外傳九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游於戎山之上說苑指武  
篇家語致思篇作農山瀚案蓋卽齊之徂山也毛詩遭我乎徂  
之間今漢書地理志引齊詩作遭我虩虩之間今顏師古注虩  
山名也字或作徂亦作虩詩釋文徂崔靈恩集注本作虩案說  
文無虩字字本當作農其作虩者正陸元明所云飛禽卽須安  
鳥水族便應著魚之類也徂農一音之轉故詩車攻屈原離騷  
東方朔七諫調同爲韵毛詩橫從其畝韓詩作橫由其晦廣韵  
惜藏宗切集韵憂奴冬切獵農懷奴刀切礪縵尼交切合徂憂  
張爲一字人豪韵農戎音近同部得相假借召南何彼穠矣手

傳禮猶戎戎也釋文禮韓詩作戎戎音戎集韻禮戎同字與戎  
戎同而融切入東韵是其例矣說苑作孔子北海東上農山齊  
於魯爲東北明其爲齊山矣本書七又有游景山事與此略同  
景古音陽部與農戎亦一聲之轉然景山見商頌及鄘水經注  
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  
是景山實在衛地或傳聞異辭故有農山戎山及景山之別不  
可強說也

齊桓公 至麥邱之邦遇人 邦人

韓詩外傳十齊桓公逐白鹿趙校云晏子春秋諫上篇以爲景  
公瀚案初學記二十九引正作景公與晏子合是韓傳亦有作  
景公本也至麥邱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趙作爾何爲者也校

云遇人御覽七百三十六引作見封人又爾字亦據增爲舊本作謂據新序雜事四作爲瀚案麥邱初學記及藝文類聚十八引皆作畝邱畝麥古音同部韓作畝晏子新序作麥同音假借今本皆作麥蓋韓傳別有此本後人喜其與晏子新序合故此傳而彼微矣至麥邱之邦遇人遇人不詞當改作至麥邱見邦人初學記引作至畝邱見封人可證蓋邦上之字本見字之譌讀者不得其解復於邦下增遇字也曰何謂者也何上增爾字是謂改爲非古謂爲通用改之轉失古義對曰臣麥邱之邦人趙云御覽作臣麥邱封人也以下邦人俱作封人瀚案唐宋引本皆作封今本作邦邦封古音義同通用釋名邦封也封有功於是也論語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邦或作封而謀動干戈於



易久乃岐而爲二耳

辨誣

乾隆間修四庫全書館臣上提要於韓詩外傳摘其疵語六  
非事實者五一條重見者二疵語第一條曰稱彭祖名並堯禹  
瀚謹案此在弟一卷之弟六章云君子有辨善之度以治氣養  
性則身後彭祖修身自強則名配堯禹其語本出荀子修身篇  
彼作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  
楊倞注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爲  
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  
目爲名號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荀子之文似有譌誤楊注亦  
未了了韓較之荀損益數字後彭祖以身言配堯禹以名言語

意極爲明劃未嘗稱彭祖名並堯禹也且彭祖堯臣見五帝本紀太史公固與禹皋陶契后稷伯夷襄龍垂益並列卽云彭祖名並堯禹亦未爲疵況其意甚不然乎非事實第三條曰謂舜生於鳴條一章爲孔子語瀚謹案此在第三卷之第廿八章全同孟子文惟得志行乎中國上有然字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上有孔子曰三字爲異竊謂孟子之言至若合符節語意已盡以末二句爲引證孔子語揆之文証極合蓋韓君所見孟子本如是絕勝今本惜孤證無佐不敢遽以補今本孟子則亦不必據今本孟子駁韓傳矣況韓以先聖後聖二句爲孔子語未嘗以全章爲孔子語也韓亦云舜生於諸馮卒於鳴條未嘗謂舜生於鳴條也一條重見第二條曰申鳴於白公之難事瀚謹案申

鳴事在第十卷第廿四章其云重見未知所指以全書較之蓋  
謂弟一卷第廿一章楚白公之難有莊之善者云云瀚謹案二  
事所同者獨白公之難耳餘未見其爲一條也申鳴事又見說  
苑立節篇太平御覽引作新序今所存新序十卷無之莊之善  
事又見新序義勇篇而渚宮舊事亦兩收申鳴莊善事莊之善  
今本外傳諱仕之善渚宮舊事注引作莊之善藝文類聚廿二  
引作社之善新序渚宮舊事作莊善渚宮舊事注引新序作莊  
義之然皆不作申鳴則申鳴與莊之善固兩人也申鳴將兵白  
公懼其爲天下勇士劫其父以要之鳴攻殺白公其父舛鳴自  
傷忠孝不兩全自刎而舛莊之善辨母舛君三廢車中卒致其  
舛與舛崔杼難之陳不古略同

事見新序義勇御覽四非能將  
百九十九引韓詩外傳

兵攻殺使白公懼爲天下勇士者則申鳴與莊之善之从固兩事也此三事皆顯有以證其誤駁者不可以不辨

說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予喜韓詩外傳能盡詩之蘊包羅萬有寄興無方而論者謂其非說詩之書是以鮮有善本嘗取羣書校勘得異同五六百條其稍成片段者三十許條而已

藝古小廬雜著卷二